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 恕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唐 釋道世 撰

欲蓋篇第八十二之餘

五蓋部

問曰云何為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

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

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内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持鉢攝衆生云何縱欲塵沉没於五情已捨五欲樂棄之而不顧如何還欲得如愚自食吐諸欲求時苦得時多怖畏失時多熱惱一切無樂處諸患如是已云何能捨之得福禪定樂則不爲所欺

第二瞋恚葢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

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
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讃歎我怨圖度過
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為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
為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
佛云
何物殺安隱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
佛說偈答云
殺瞋即安隱殺瞋即無憂瞋為毒之根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陁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憂陁那觸臍而上出是風七處觸項及齗齒脣舌咽及以胷是中語言生愚人不解此惑著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憒名之為眠五情暗弊放恣支節委臥垂熟名之為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為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

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臥種種不淨假名人如得重病箭入身諸苦痛集安可眠如人被縛將去殺災害垂至安可眠結賊不滅害未除如共毒虵同室宿亦如臨陣白刃間爾時云何而可眠眠為大暗無所見日日欺誑奪人明以眠覆心無所見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諍競是非

無益戲論世俗言話等名為口掉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筋骨相撲扼腕指掌等名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名為心掉掉之為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執持瓦器行乞食云何樂著戲掉法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猶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

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為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悔惱火所燒後世墮惡道若人罪能悔悔已莫復憂如是心安樂不應常念著若有二種悔若應作不作不應作而作是則愚人相不以心悔故不作而能作諸惡事已作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定心

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
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種疑
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
暗鈍罪垢深重具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發若欲學
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
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為障定欲
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
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

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疑惑無所取諸法實相中疑亦復如是疑故不勤求諸法之實相是疑從癡生惡中之惡者善不善法中生死及涅槃定實真有法於中莫生疑汝若懷疑惑死王獄吏縛如師子搏鹿不能得解脫在世雖有疑當隨妙善法譬如觀岐道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此五法中

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為四分煩惱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脱重病得差如饑餓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爾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脩羅手障則不明了心

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五蓋蔽福力六根成苦集六賊亂心色欲浪逐情飄愛網隨心織三毒障人空四流漂不息至金雖政秋斬籌方未極觀鴿既無窮猿攀此烏伏自非絶欲蓋何能遠升陟齊軼屆寶城共覿能仁德

四生篇第八十二

述意部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

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分明闇興途昇沉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部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濕生者是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

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虵蚖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蚤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為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為死

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欻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部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色界各攝天趣少分所以別者以此欲界是亂地故衆生雜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別上之

二界唯是定地衆生沉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差別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毗曇中論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為生攝於趣為趣攝於生即自答云生攝一切趣非趣攝於生謂生中陰增當知非趣攝故知生寛趣狹以化生寛故全攝二趣及三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欲同人何故無有胎生答曰欲愛雖同行事不等故樓炭正法經等云

四天忉利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異燄摩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而為究竟不至交合兜率天中意嬉語笑即為究竟不待相抱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為究竟不待語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為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為鬼精著身生五百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告目

連云我晝生於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啗竟無有飽時此為胎生鬼也阿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匹配故有胎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從大海泥卵濕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涅槃經說如毗舍佉母生一肉卵於中出具三十二卵如鞞婆沙經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佛所說閻浮提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鶴隨意所化失一一

在與共遊戲寢臥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熟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優婆遮羅梨女及柰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濕生耶答曰卵生濕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覩可知其化生者依樓炭經云如四生

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除化卵生食二除化及胎濕生還食濕生一除三可知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隋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徧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墻七寶莊嚴妙

香遠熏諸鳥和鳴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水隨意而食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生龍等若胎生鳥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取胎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濕化二生龍也又濕

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開四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濕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濕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樹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為此金

翅鳥王之所食啗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婆提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饑逼周慞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

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爾時難陁龍王惧燒此山即降大雨澍如車軸烏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陁龍王取此烏心以為明珠轉輪王得為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甚痛二餘龍王起婬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憔即失顔色得虵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烏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

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龍身何者為五一行婬時若與龍共行婬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婬不得復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為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曇中說總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寛狹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饑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

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四生趣亦然三食上二界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㲉時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於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

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諸禪樂觸持身故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活故

受生部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

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果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昇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

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爲意成舊名中陰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爲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徧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爾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

有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佗言

顛墜於地獄足上頭歸下由毀謗諸仙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上昇而行

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處又

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常生處問中有行相皆

如是耶答不必皆爾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獄死還生

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天不必足下

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昇若天中死生

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
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為有衣不論答色界中有一
切有衣以色界中慙愧增故慙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
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爾故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
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分無慙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
芻尼所受中有恒有上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
無有衣唯白淨尼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
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答曰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

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若爾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為微塵猶未為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

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為迴向無上菩提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力有殊不應為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處便食彼食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瀉粇米等置倉鑊中數極

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散在處處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麤重食身應散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麤摶故無前過謂有福者歆饗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者歆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

心和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俱起婬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淨無風熱痰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令

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邑有穢惡事日月恒有血水流出此若過多由稀濕故不得成胎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多不乾不濕方得成胎名為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最後餘有一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於父於母愛恚二心展轉現起方得

入胎若男中有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恚若女反此次依論問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而便入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中答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令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為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雙生者後生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

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爾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婬愛輪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時雖無倒想亦起婬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次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

胎問若富貴丈夫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貴男子與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彼女人生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子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

切牆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爲相礙耶有作是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展轉有語言故問若爾寧說中有無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麤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界中有礙三中

有人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中有

五生部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一切衆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菩薩以願力故於饑饉世受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切衆生於病疾世為大醫王救治衆病於刀兵世為大力王救息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衆生天龍鬼神等

逓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邪見惡生其中為其尊首引令入正廣為宣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衆具增上滿足生剎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

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為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饑饉作大魚等普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橫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稟性生時所感受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為殊勝

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十地作十王報最為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菩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五陰病難痊壽報雖延促終成丘墓塵徒知餌六色會當悲九泉復愍輪迴趣難成不壞身

感應緣略引二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儁發爲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蜎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雞卵投

地破之見有雞雛出㲉而行遁即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雞雛竝滅不見右此出冥祥記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憶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

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䟽大抵勸修功德及遺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怱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溢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此出冥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音釋

齗魚斤切齒根肉也　憒苦對切心亂也　撲弼角切踣也　扼腕扼乙革切握手腕也腕烏貫切　軑音大輪也　歘許勿切忽也　澍朱戍切霖注也　鑊黄郭切釜屬　餌仍吏切

蜎𤾾緣切與蠓同小飛也　滏奉甫切滏陽縣名

法苑珠林卷九十

唐 釋道世 撰

十使篇第八十三

述意部

葢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為窟宅六賊攀緣實因五住為猛將致使妄想虚構惑倒交興萬苦爭纒百憂總萃於是十使驅馳十纒拘束五鈍易沉五利難制苦集順

流無始恒淥滅道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覩理妄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人名之為使如地持論云隨逐傳義名之為使雜心論云使之隨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總釋自下別解第一身見者亦名我見

色心相依名之爲身凡愚迷此執爲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爲我故從其所立亦名我見故持地經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處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内人若無内人即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内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内無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内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

之財故知我見生惡滅善之原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為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

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著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第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排正名邪若依俱舍論一切諸見皆違理起惡是邪見但說一見為邪見者由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為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妨修善仍慼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

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麤邪見言無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為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别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定之人隨其别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為道或取苦行以之為道或取布施以之為道乃至或取八禪定事以為真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為道是故名為獨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

非謂巳見是取為真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為本戒取所依名為脚足是故說後戒取之心名為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巳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成不善當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蹤緣具要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外種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為道皆同愚人執戒為道以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中道是名戒取見又十住毗

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等為四一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經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覲見色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戒戒

行既然施等亦爾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世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為第一勝妙善者名為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報計為涅槃謂第一好又於内身不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己見是餘者非便即生心於己見上執為第一是故名為足上見取如起身見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前身見以為第一如此見取名為足上餘義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

別若執有漏世間事業取以為道即名戒取若執為勝即名見取故俱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執此法為最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一皆同愚人取見為勝是以齊名見取煩惱也又新婆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剎那頃如何推度荅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堅執故者謂能堅執故名為見此見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刀無由令捨非佛弟子執聖

慧刀截彼見牙方令捨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麼羅彼所噛物非刀不能解謂彼若噛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頌言

愚人所受持鱣魚所銜物室首魔羅齒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如針墮泥故名為見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衆多或愛自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貪善非使具說難盡略述而巳第七明

瞋使過者所謂惱根嫉妬不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戒瞋是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瞋起一瞋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云若諸菩薩犯如恒沙等貪不名毀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捨衆生貪愛之心能護衆生不名煩惱瞋捨衆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於經中

說貪結難斷不名為重瞋恚易斷名之為重此亦略述

具說難盡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心體無

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

明又毗曇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

言不共者於四諦理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

是無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明二

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

名為無明與諸使合名為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亦

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常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漏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畀彼於齊等處還計為等此過輕故直名為慢此無所恃何故成慢成論釋言是中有其執我相過故說為慢謂人勝劣唯心解別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法計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

我心故名爲慢二者大慢謂於等處自謂爲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己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如慢謂他行德過己彌深多身修業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淩他多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師長上境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一我慢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諸凡愚未學觀者莫問麤細我見皆强是故名爲示相我慢若

能觀理成聖學人我見則微分斷麤現是故名為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上行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淩人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為慢使煩惱也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如夜見樹疑為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故小乘中不說為使非煩惱故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阿羅漢雖無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事疑若望大

乘是暗妄心招變易死亦說為使二者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我疑謂常我名為疑理故成論問疑有何過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不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麤現瞋使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

述曰迷理不同者良由衆生無始時来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果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眞諦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爲滅理實

不生名為滅諦觀理除壅此實不虛名為道諦若就一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苦之與樂有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道智見無我時感斷之處則是滅諦言迷理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苦執為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故雜心云身邊二見果處起故唯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

作不將善惡業因為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集又亦不將滅道為我計斷計說義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諦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愚人直爾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或有不將身苦為道直執戒等福行為道此將集因轉將為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妄執為

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為集因方轉為道是故不得名為迷集不同計苦以為道者將苦為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為道因行是故戒取不名迷滅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該凡及聖是故通迷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為第一即為迷苦於事善業計為第一即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為涅槃名為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

道取爲第一名爲迷道是故見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斷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爲第一不將有漏以爲勝好知世可厭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爲我人計斷常

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名為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心時聞說無我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

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爾此明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界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諦修道名為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三界通論總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

十八三界迷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依成論十使煩惱皆有取性悉通達理謂迷四諦無性之空故總觀諦無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為見道後斷細時名為修道此明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入道故叙難易但諸見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

能學觀無我創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
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總觀諸法皆假無性不
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為見道若鈍
根者則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
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
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
但斷苦下以此文證總別觀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
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

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藉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若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即是見苦爾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

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總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總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厭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學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為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衆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如病

常發名為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為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永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

執以難斷故那含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覩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别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覩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已同即謂已是說他為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

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鬬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鬬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鬬爭根本亦即名為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真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如是念能勝餘人以此

等文證知戒取等唯是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真道法愚人多迷妄執生罪是故十使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六使迷心為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因起麤罪當生惡道此明十使斷有難易竟頌曰

邈邈愛王城峨峨欣鷲嶺業結三界獄利鈍十使頸濁惡順下趣斷漏升上頂著我甘苦報怖象投丘井翹翹羨化倫念念除心瘦宿祐遇釋尊高慕大仙穎既破無明結還同欣鷲嶺荷戢怡沖心隨懇靡不靜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一

述意部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燋爛而不疲若蒼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沉多劫備歷艱辛具受衆苦迄今燒煑故如來大悲不忍永棄示其苦樂令其欣厭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心與身口相稱亦有身口

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損物若内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源故業起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行遶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記三性殊别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論等若無心者雖悞殺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嬰兒投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心故若依毗曇即説依報色起方便色以為身業

聲爲口業心是罪福體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色聲恒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爾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爲本諸法心爲勝離心無諸法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

是意業身口名說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起正見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又遺敎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念經云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無記心二無心傷殺蠕蟻等命三若擲鐵等無心殺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為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蟲入無心殺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雖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殺中約心境不同有上中

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害父母羅漢得五無間重罪殺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罪重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至阿那含上殺者父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殺阿闡提則不墮此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無有罪報闡提亦爾謂無重罪非無輕苦第二約

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毒殺害蟲蟻重於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雖殺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下諸罪例有輕重文煩不述類準可知又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微細蟲不揭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蟲若以漿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

毛羽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肉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
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
逸心不念殺若見衆生欲食其蟲以其所食而貿易之
令其得脫

果報部

如彌勒經問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三種一果報果二
習氣果三增上果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果習
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

偷盜故無資生果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呞比丘常作牛呞以世世牛中來當如一比丘雖得漏盡而常以鏡自照以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得神通猶恒戲跳以前世時曾獼猴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霜雹荆刺塵土臭氣多有虵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

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暖觸性也餘准可知亦如上受報篇中地持論說也故涅槃經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中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青雀魚鼈獼猴麞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婬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衆生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

蝎毒四螫毒虎狼師子熊羆貓貍鷹鷂之屬若得人身
具足十二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
若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
畜生身所謂象豬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蟻子等形若得
人身聾盲瘖瘂癃殘背僂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
家諸根暗鈍喜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有修習憍慢
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
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窮乞匃或得出

家常為衆生之所輕賤喜犯第四戒是名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别述亦名五鈍使報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處邪道多墮惡趣何等為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婬四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麤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長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乘於邪道多趣多向多墮惡道為欲證得阿耨菩提超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

趣無上道又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生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墮泥犂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時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

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為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爾如佛說邪婬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常為所婬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鬬諍三者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怨家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

十者若出為女多人共一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名不邪婬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口氣常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敎勑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常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是為不妄語名曰善律儀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

過失具如下五戒中說之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言不作是口善律儀名為五戒律儀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修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為十一者以其殺生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業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令世饑饉三者以其邪婬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業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阜株

杌丘墟六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麄澀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業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業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業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業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尠少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法苑珠林卷九十

音釋

嚙五狡切齧也　鱣上演切魚名　翹祈堯切企也　戢側入切斂也　沖特中切深也

憩去例切息也　迄許訖切至也　蠕乳兖切蟲動也　貿莫后切易財也　哃超之切食已復出嚼也　蝎許竭切螫人虫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僂隴主切傴僂也　匄居泰切乞也

鹵籠五切鹹地也　螽陟隆切蝗也　杌五忽切樹無枝也　礫狼狄切小石也　穫黃郭切刈也　尠蘇典切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張元功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唐 釋道世 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二

殺生部

述意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升沉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

異所以鷙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
歐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
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降珍寶如此
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厭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絶
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逃藏
昊天既高靡從啓訴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
命恕已可為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
為吉凶公私祭祀賸待賓客營理庖厨烹宰雜類之身

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歲晚事隙時閒天㦖㦖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駕追風之快馬捧奔電之良鷹釰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遂傾諸藪薄罄彼林藂顛覆巢居剖破窟宅罝羅亘野罦網彌山或前絡後遮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衝天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羣而奔逸鷹聞弦而競落猨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嶮谷而悲號對高林而絶叫於是箭非苟發弓不虛彈達腋洞胷解頭胳腦或復垂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

河津同射鮒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既懸長罷躍舟之瑞霏膾形軀有拈槃而雨散或復獫狁孔熾宜申薄伐邊境虔劉事資神武雖復賢聖帝主尚動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升陑之役乃著高名牧野之師方稱盛德其中或有擁百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赤壁撲項帝於烏江懸莽首於高臺横卓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如此之流弗可為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為海今者王師雷動掃殄

妖逆揚兵擁節祐境沾邊既預前驅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嶮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為怨為隙負命負命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為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

如鼻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陁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為取婦時婆羅

門臨終勑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陁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陁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屬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羣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遥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陁夷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泄漏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陁夷為賊所殺王憶尊者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

壍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陁夷本造何惡為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迦留陁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陁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爾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為王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

黎耆彌有七頭兒皆以婚娶㝡小兒婦字毗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黎耆彌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禮為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為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毗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悉得須陁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

是國親難與爭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諸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毗舍離兒年威年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毗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

食訖已佛為説法無常苦等時毗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至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事非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軍圍繞祇園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族欲為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到一

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喜為辦殺具臨下刀殺牛跪乞命諸人意感遂爾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容未如今日佛告阿難爾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百世中常為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為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

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况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懐忿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懴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豪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衆香以油和之欲往塗佛塔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所生之處尊榮豪貴恒為母子值佛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為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臭穢與洋銅

灌注連相續　奔刀走火𦦨　擘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録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纏難苦　壽短常沉没

若有智黠人　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有人賣鱓為業驗

梁有客食炙肉驗

梁有人殺牛繫刹柱下驗

梁有部曲截盜偷賊手驗

齊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有人捕魚見魚齧驗

唐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都督鄭公賓軌好殺驗

唐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賀悅勒牛舌斷啞驗

唐陸孝政殺蜂驗

唐有人為雕家所害驗

唐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諍競侵陵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君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

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
撫軍於寺殺之殺便歎咤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
也右一驗出冤魂志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
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鱓為業後生一兒頭具鱓自頸以
下方為人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

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内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説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觧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癢爬搔癮疹因爾須臾變成大忠經十餘日便死

梁時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啗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訆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右七驗出弘明雜傳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初有

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令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

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還爲我語驢我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爾

盧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

唐洛州都督鄭公竇軌性好殺戮初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困忽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無瓜也

公曰一槃好瓜何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也竝是人頭從我債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斃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為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至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

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人一時彈指敎令為羊追福寫法華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為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為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為監察御史自向臨說耳

右三驗出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為隣人牛犯其稼穡乃至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瘖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為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殘害府内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於時遣人移就别龕其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盆就樹沃蜂緫以死盡殆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讎怨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

之不能得決夜中就燭委細窮問至一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其被傷姓名被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雠家言之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强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穌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

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闉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欣然趍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徧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慞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遥遷延不送之紿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歴川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

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内不覺漸穌尋乃造紙錢等待馬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斷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竝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雷霹靂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地覩者盈衢莫不驚愕 右五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釜煮餘人貪斷理葱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前火釜大極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之交驗豈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在同店人向道自說

偷盜部

述意

夫禀形六趣莫不貪欲為原受質二儀並皆戀財為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茍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旛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省己貧窮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梵損粟反受牛身迦葉乞餅被女譏訶比丘齅香池神呵責是知偷盜之愆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寄夜寢無依鳥棲鹿宿赤露攣捲傍

路安眠循鄽求食遂使母逐鷓鴣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馱而散血心鬱怏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現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戒慎勿起盜心乃至遺落不食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

不知皆得方便盜又鼻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幡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有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此謂施主情通者不犯局者犯重罪若依摩德勒伽論云為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便罪（由心未決若絕者犯重）正法念經云若盜他秘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決論云闇取他經論讀乃至一句皆犯盜竊文句罪（此應是主心秘悋者犯若汎爾餘經情通不惜者取讀無過也）五百問事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故（像塵亦爾）若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輕（數有惡人偷佛銅像燒鑄聖容將供身命逆中之極無過於此或盜華旛用充衣服或將賣活命如是等罪未來受殃無有出期）

僧物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鬘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啗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去業淚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

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噉啗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噉啗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有信心人為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丘逆業其罪如半然此惡報難可得脫於賢劫

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

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為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鐘一響遐邇同餐凡聖並資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令見愚迷衆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

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啗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
畜將僧奴用或借貸僧物經久不還見僧屢索反加陵
毀或倚官刑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
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為慈愍白衣
慮受來苦若當與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
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
惡能燒人善根二從惡更生惡三為聖人所訶四退失
道果五死入惡道既知不易誡為大誡後時取受省用

之也

互用

如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借物常住招提互用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

佛聽僧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口決云佛旛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敎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

獄檀越不受師教亦招前罪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汎爾齋家在僧寺二時常食獻佛聖僧食不局入佛僧者不須收贖唱餘食後一切得食若情標施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應贖已取食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大衆迴入別人本擬衆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得罪也輕重之罪量前施主准此之文撿校佛像有餘

綵色不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别故不得互用乃
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情通一鋪佛像
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
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佛綵
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為供養故不犯數問邊方道俗不閑
戒律雖有好心經營三寶任己凡情互用三寶物乃至
齋上聖僧錢或將自入或入常住或作佛像或畫壁上
迦葉阿難等形並不合用得罪具如上受請篇説問曰
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本
心定入造像還如前互用文斷只稱造佛不得别用若
如今時齋家凡僧食後通出佛僧錢知施主不别摽局

者任將買香油造旛營造佛堂種種供佛受用並得但不得入經僧別人用上來略述並依經律文斷不是人情若不依法反結無知不學之罪自外不盡者具如僧尼十巻律鈔廣說故撿校三寳事重不輕自非明解戒律深信因果謹慎用心怖怕業道常勤作意不護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綱維知事自外不合作又寳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衆事何等為二一能淨持戒二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識智業報二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無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

法中種種出家種種性種種心種種解脱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説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諸城邑聚落為人説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别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物不得互用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雜共佛物亦不得與二共雜若常住

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
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
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
比丘應集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
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
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
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
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

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綫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苦役人

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挓其身其身熾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困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熾惡餓鬼常食糞丸

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啗身肉終不褫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凡物

如善見論云為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掌護堅鎖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懈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

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逼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還又摩德勒伽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

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得小罪今時儉世多有俗人毀壞他鼠窟取其貯粟胡桃樣果子等准此犯罪四分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掃想取暫想親友意相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為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刵耳鼻或剥

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湯煮或以生革轉烙其頭或復洋銅而灌其身或以長撅而刺其腕或使惡象而以蹈殺或開其腹抽腸紵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摽下斬首或復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劍樹爐灰糞屎磨磨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萬歲脫出無期地獄

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饑渴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為王賊火水及以惡賊之所刼奪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人見世饑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糴

賣曲心巧偽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為思業若作誑時名為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音釋

燥先到切乾也 罦方無切網也 鮒符遇切小魚也 獫狁獫虛檢切狁庾準切獫狁匈奴

別號也 陑音而地名 矟色角切矛屬 塹七豔切坑也 妊如鴆切懷孕也 癭於郢切頸

瘤也 黠下八切慧也 鱓上演切魚名 酇祖管切 咤陟嫁切怒也 癮疹癮於近切

疹之忍切癮疹皮外小起也 訌空後切扣也 淀音佃陂泊也 隰席入切州名 愕逆各

切驚遽貌 諐正作諐丘虔切過也 攣閭員切拘攣也 駛疏吏切疾也 嗀苦擊切啗也 挖

正作磔知格切裂也 烙歷各切燒灼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唐 釋道世 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

偷盜部之餘

遺物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

寳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寳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僧是名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懸著高頭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寳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貎然後舉之人來認

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實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刧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

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刼盜供他用　泥犂獨自沉　攫鳥金剛嘴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慞走　還投刀劒林

習報頌曰

刼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漢歧州郿縣犛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債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暮行人既絶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

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脇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

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為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怨無衣自盖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遊徼忳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也

鬼捉衣而去忙且收遊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令所不録右二驗出怨魂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竝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堂内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去遷從外來入

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覔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託胎家内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豘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遶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驚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婦䏶夢云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㧜令我作豬令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

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還兄并持錢一千二百文母報兒云社官儻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令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令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慇懃不放兄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

向野田兒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
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
後經多時鄉親竝知兒女恥愧比隣相嫌者竝以豬譏
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
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
食往彼供爺豬聞此語歴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
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内豬於徐家卒信知業報不簡
親踈牧若目前豈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遷

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

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賔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恠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

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爾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使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官官司案辯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邪婬部

述意

夫婬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背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僭晉獻亡家實麗姬之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為欲界衆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臟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與處流溢徧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

陰旃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唇長眉高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税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為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内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為

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實由婬業六趣之報特
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為也

訶欲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纒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毁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厭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齩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爾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為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秘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爾時為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厭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汝脇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匽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於眼不以視色
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妒以是因

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間第三明女人雖親可厭者故優塡王經偈云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鬬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慙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彌網　人皆投身

坐卧行立　廻眄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　執劒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虵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婬他婦女　是人無慙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頭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為好眼耳鼻口亦爾身不著細滑是為好身

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齅
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五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
明菩薩經云菩薩可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
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
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
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
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
死無日矣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雖

復鈇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為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厭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尠得出者譬如高羅羣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刳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

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為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柰女好邪婬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畏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姧偽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

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聘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人顔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為奸悵然懷慽為之結氣顔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廄安之夜於廄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

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奸意忿顏色衰變故住廄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

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卒為水漂去有一樹奇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

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羣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

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卧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内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荅曰我母欲觀國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

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絶願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勑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鄉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鄉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

臥地婦便哮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録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黙然而慙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正顔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遥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

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唤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强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爾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

棄死處時有五百羣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婬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婬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習報頌曰

昏婬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已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恥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漢有談生冥婚恠
晉有盧充冥婚恠
晉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恠
晉有張世之冥婚恠

晉馮馬子感女重生㤥
晉桓道慜感婦重生㤥
宋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㤥
宋弘農人感得冥婚㤥
齊王奂仕妬殺妾冥報㤥
齊陳氏害前婦兒冥報㤥
唐岐州王志冥婚㤥
唐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㤥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卧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為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為夫婦生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别離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

活暫遂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遂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别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為女壻表其兒為郎中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麞便射之射已麞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趂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欷無復辭託崔便勅内盧

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為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畱養勑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爾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

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
獨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
户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
金鋺别并贈詩一首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
當時顯嘉會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
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别
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鋺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
乘車詣市賣鋺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鋺還白大家曰

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鋺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説得鋺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齎還白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為郡守子孫冠葢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塜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塜開棺即時穌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塜者此驗出搜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廏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顔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薫香殊絶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廏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

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竝謂可㤂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别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卧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主録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荅曰可爾與馬子尅期

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自飾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

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為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為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

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籠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莊飾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語往還陳叙存亡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

至曉辭去涕泗而别慇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内史王藴子某光禄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尼配戲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竝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

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之實貪今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竝亡右此一驗出志怪傳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為河伯幽明録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

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

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

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

信旛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

多相對欣然勑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

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勑備辦令就郎中婚

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

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

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齊瑯邪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便妾怒嘗在齋内使愛妾治髭忽有烏銜黃梅過庭

而墜奥猜妾有容期擲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過見一士向櫥私遊奴即往捺捉而此人言瞋汙媟便逾逆走奴還白之奥謂彌用有實苦加㱿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横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来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吕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齊伏兵收奥奥子彪

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遂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勑恐為奸變政宜録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彪遂取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使裴叔業於城内舉兵攻奐斬之時人以為妄之報也右二驗出寃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杵擣

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饑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横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賔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

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於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黖月餘而死鬼便寂然右一驗出怨魂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綿州殯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內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容共辭别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為

私盜學生具說逗留口云非唯得孃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某辭别留為信物令遣人開棺撿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觧放借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莊束同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見西明寺僧法雲本鄉梓州具說如是

唐武德中卭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畧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徧瘡

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某從兄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